

·读者之声·

从李小文到张益唐， 究竟何为大师

中国学术界一直缺乏大师，最近李小文院士的病逝，使得原本稀少的大师队伍又少一人，不得不令人扼腕叹息。李小文原本是遥感技术领域一位杰出的科学家，但是由于其身上存在的一些独特之处，他的为人和事迹影响了整个学术界，甚至得到许多普通人的关注。很多人不分专业、不分年龄、不分国籍，自发到八宝山参加他的追思会。李小文，作为院士，平易近人，平等待人，乐于助人；李小文，作为科学家，淡泊名利，潜心科研，提携青年，这些优秀品质，影响深远，非常值得我们学习和缅怀。

仅看李小文先生极其朴素的外表，好像是知名高校里一位平凡的老讲师。在大洋彼岸的美国，确有这样一位老师，在学术圈底层混迹多年却毫无进展，50岁仍然是一所普通高校的讲师，拿着微薄的薪资，他就是张益唐。在没有发表其开创性李生素数论文之前，一直担任讲师职务。10多年来，他对此没有任何怨言，从未发表过叫苦不迭的自白书，始终默默做着自己的研究和教书工作。然而，在其“里程碑式研究成果”面世之后，张益唐获得了颇多深具影响力的奖励和表彰，所在的新罕布希尔大学迅速将其从讲师提拔为教授。对于教授职位，已有重大科研发现的张益唐也欣然接受。

我国高等教育虽然发展多年，但是许多人对其一些基本概念至今尚未弄清楚。其实，教师和教授不是一个概念。教授和科学家也不是一回事。科学家和大师又是两码事。以下是个人见解，欢迎大家批评指正。

授课再好，教学获奖再多，没有科研成果，可以当优秀讲师或者高级讲师，但是不能当教授。项目搞的再多，科研成果再多，没有创新成果，不能成一家之言，也许可以当教授，但是不能称之为科学家。创新成果很多，没有开创性成就，不能对科学发展和人类社会产生深远影响，可以当科学家，但是不能称之为大师。张益唐默默无闻、淡泊名利10年之后的成就带来了巨大影响。他的影响范围扩展到整个学术界，甚至其他行业，对

于浮躁、追求“短平快”的整个学术界带来了一阵清凉之风。所以，我认为他可称之为大师。

张益唐从讲师一步跨越到大师，真可谓“不鸣则已，一鸣惊人”。但是，张益唐这一步跨越耗费了积累10年的功力。如果像大多数人一样，按部就班，申请项目，写研究论文，从讲师晋升到副教授、教授。即使有突破性进展，也只能被称为科学家，而不能称之为大师，因为他的影响范围只是局限于理论数学或者数论领域。

与张益唐从讲师到大师的一步跨越截然不同，李小文老师，从讲师到教授，从教授到科学家，从科学家到大师，一步一个脚印，同样无愧于大师的称谓。反之，如果李小文只是关注自己熟悉的遥感科学，不停地搞项目、写论文和参加会议，也只能称之为科学家，不能称其为大师。

我们今天缅怀李小文，感叹张益唐，是希望大家都能学习李小文和张益唐的精神与情怀，但愿未来的科学界涌现出更多值得称道的大师。

——北京交通大学电子信息工程学院
教授 陈德旺

长歌当哭——吾师走好

2015年3月11日晚，我的研究生导师熊楠先生因病仙去，享年49岁，那时我正在阳光灿烂的非洲某个山中上班。

尽管在2011年已查出患肺癌，但先生的病情一直较稳定，听到他过世的消息，仍难以置信。我曾默默祈祷他战胜病魔。因为他的坚强和乐观，从查出患病到过世，这期间他始终坚持工作。

2011年秋冬之际，得知他患病，我和师兄去先生家中探望，说到病情，我们很伤感，竟是他开导我们，告诉我们人生总有很难的时候，有些事情看做磨难就好。师母说先生心态很好，已经把这场战役了。

12月，先生过生日，大家相聚在离知春路不远的火锅店。本来相约要给先生买蛋糕，结果被师母阻挡，她说要给我们买北京最好吃的芝士蛋糕。那天，先生很开心，尽管由于化疗头发略微发白，但他精神很好。火锅是先生选的，他的胃口一直很好，先生是重庆人，火锅是他难忘的故乡的味道。

那天，大家准备了生日礼物，我送先

生一个笔筒，他说我的礼物最有用，可以在家练练字。先生是文理兼修的人，虽然长期从事工科领域的研究工作，但他出身于书香门第，对文史颇有所长。

由于工作需要，我要阅读《发电机》和《水电站设计》，边读边回忆起，先生大学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正是东方电机厂的发电机设计，设计的应该是灯泡式水轮发电机。不久后取得博士学位，他来到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所从事蒸发冷却型大电机的研究，参与了李家峡30万蒸发冷却发电机的研制。此后，先生又挂职安徽省亳州市副市长，直至创立和出任电工研究所无锡分所常务副所长，开始了另一番创业和打拼。

初次见到先生是在电工研究所的研究生招生面试上，先生对我参与过美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的经历和竞赛题目——数独很感兴趣，问了很多问题，我一一解答。尽管当时并未报考到先生门下，但后因种种机缘忝入师门。最后一次见先生是2012年7月，我要远赴成都入职的前一天，那时先生偶尔会咳嗽，他鼓励我好好干。那天，竟成了永别。

先生一生取得了很多成就。最让我倾慕的却是先生与师母的爱情，自他生病以来，师母便离职全程陪护。虽然也会拌嘴，但他在师母的理解与呵护中走完了一生。据说他曾经是翩翩少年，玩转各种乐器。他虽有理工男生的羞涩，不善于表达，但却始终同样爱着她。

生命的本质或许就在于真切地活过，先生一生经历了各种职业和角色，不可谓没有经历人世繁华和纷扰。但他到底是个知识分子，他与师母长期居住在中国科学院分配的不足80m²的房子里，家里摆满了书籍和各种旧唱片，这大概也是为何当他有机会一直从政，最终却又选择回到中国科学院的原因。

然而，先生终究是去了。万里以外，在非洲的深夜里，我怀念和祭奠你，并致上我的敬意。吾师好走！

——中国东方电气集团国际合作
有限公司工程师 曹文得
(编辑 石萌萌)

